

〔第一章〕

赚与赔

性压抑的身体情欲逻辑

豪爽女人，女人好爽。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女人不能说『爽』？为什么女人必须和『爽』划清界限？一个素来显得明智冷静的人告诉我。『爽』是男人专用的字，与女人无缘。

再追问下去，那个人就说，因为『爽』是和『性』相关的，而且是只有男人在性活动中才有的那种满足的、忘我的、好得不得了的感觉。不过，那个人接着说，『爽』是个不好的说法，因为其中还暗含着对女人身体的某种使用，某种掠夺，所以女人最好不要用这个字。

没有回答的是：

为什么男人女人共同参与一个合作进行的活动——性，结果男人爽，女人却连说『爽』的机会也不能有？

为什么在这个活动中，男人的爽总是建立在对女性的使用和掠夺上？

而且，女人这种与『爽』隔绝的『不爽』状态，和她们的社会处境有何关联？

更进一步说，如果女人要改变她们的社会处境，她们在爽与不爽之间要做什么样的调整，要追求什么样的解放？

为了从根本上回答这些问题，我想在这一章就开宗明义的提出我们社会中主导两性身体价值观念和情欲发展方向的基本力量，我称之为『身体情欲的赚赔逻辑』。简化地说就是：在性和性相关的事上。男人不管怎样都是赚，而女人总是赔。我想指出的是，这个建立在一夫一

妻婚姻交易制度上的身体情欲赚赔逻辑，使得女性的身体和情欲（以及人生其他方面）遭受不利的差别待遇和差别发展。因此，这个赚赔逻辑是女人在追求情欲、身体、以及其他方面解放的过程中要打击的头号敌人。

换句话说，在本章中我要说明：在性方面的男进取女退缩、男好奇女无知。男侵略女防守、男强女弱、男爽女不爽等等赚赔逻辑的结果，和男女在能力、知识及人生各方面的男进取女退缩。男好奇女无知、男侵略女防守、男强女弱、男爽女不爽等等，有密切的关连。因此，这个密切关连初步暗示了女人一定要性解放，而本章的结论以及以下诸章将由不同的角度切入这个议题，以呈现女人为何要性解放。

先说两则偷看的故事。

一九九二年，台北的麦当劳发生爆炸案之后，由于当时的爆炸物是放在厕所的天花板上，因此安全人员对于厕所的异动特别敏感。爆炸案后不久，有一天台北一家肯德基炸鸡店的厕所中传出沈重的异响，工作人员十分紧张，小心翼翼的推门进去一看，只发现一个男人躺在女厕所的地上喊痛。原来此兄为了偷窥女人如厕，由男厕爬上天花板，匍匐爬行到女厕所上方，由天花板的缝中偷看，据他供称已看了十几个女人上厕所，后来因为实在想看得更清楚而移动位置，不慎跌落，才被人发现。

第二个故事也在女厕中发生。台北东区巴而可服饰店一九九三年抓到一名专门在女厕偷

看的男子。据他供称，他一向在永琦东急百货的女厕中偷看，他通常趁着打烊时潜入女厕，将其中一间反锁，守候到次日开业后，以此为据点偷看过往的女人如厕。直到日前永琦因装修内部关闭楼面，他才转移阵地到巴而可，不想还没几天便被抓到。据他自己供称，在永琦女厕已偷看了一整年，可谓阅『女』无数。

女人读到这种报导时一则以惧，一则以恨。惧的是不知道自己是否也在无意中看了还不晓得，恨的则是天下哪来那么多无聊男子心理变态，不怕臭不怕脏的潜伏各处。

在这一章中我想谈的就是：暗中偷窥或者明里色眼迷迷的男人并非心理变态或道德败坏。事实上，我们的父权社会要求男人，而且鼓励男人展现对女人（准确的说，是女性）的高度性趣以证明自己是男人。对女性没兴趣的男同性恋者因此常被视作『不够格做男人』。

但是，重要的是，这种对女性的强烈欲望使许多男人发展出无比的勇气、胆量、智慧、创意、自发性——所有我们在男人身上崇拜的那些特质；更使他们体魄健壮，活力充沛，反应灵活。在能力和表现上远远超过那些小心翼翼不想被窥的性压抑女人。这一点实在值得追求解放、追求成长的女人学习。

从小男孩时代开始，男人便培养出高度的性趣来窥视女性。不过，让我再把话说白一些。他们把握每一个机会窥视女性的某些部位——那些被长久遮蔽的禁忌部位。

因此，小男孩们最有趣的活动之一便是偷袭女孩的裙摆，猛然掀起来看看今天穿的内

裤是什么颜色。你可别以为他们都有内裤癖，不，他们是因为内裤贴近最重要的身体部位而爱屋及乌的。而且，裙摆显然是女孩身上最脆弱易攻，一击就中的所在，连挡都挡不住。

要是不能直接出击，小男孩们也早就知道楼梯是窥视的好地方，只要在下端站定，一切的内在美都有机会曝光。偷看的冲动甚至刺激了男孩的创意，我们都听过在鞋尖放镜子以窥视女老师裙底春色的故事。

当然，男人的兴趣并不限制在女性的下半身，只要目标女性的性征开始凸显，男人便展现出另一套窥探的本事。夏天是主要出击时刻，举凡女性的领口、衣摆、无肩或短袖的袖口，任何一个眼光可以穿透的开口都可以吸引男人的注意力。女人一弯腰、一举手，甚至只是在考场中作答时露出腋下的空档，男人的眼光也会如影随形而至，目的只在一瞥可能多露出来的那么一点点肉体。

除了追寻可能开放的女性一瞥外，男人也默默的耕耘偷看的胆识。这里的『识』指的是对女体可能暴露之场合和时间的掌握。比方说，哪一家邻居的女人会在什么时刻如厕或洗澡，有何声响异动当作信号。女人外出归家的时刻更要把握，因为她们通常会立刻进行更衣沐浴等例行公事。夜市地摊前驻足的女人常常弯腰检视商品，这种地点和场合也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可看女体的。当然，这个『识』也包含许多不用学就会的物理常识，比方说什么角度、什么位置最适合观看某个女人的日常活动，什么材质最透光，什么工具可以穿透纱窗而撩起掩

上的窗帘，什么样的折射设计可以站在气窗外看见锁上的门后的活动等等，不胜枚举。

在长期跟踪监视累积『识』的同时，男人的『胆』也在壮大。他们望进每一个窗口门缝，盯着每一个摇摆的身影，注视每一个可能弯折的女体。他们爬上爬下，不畏杂草垃圾，不怕墙高沟宽，在暗中耐心的守候那可能的一瞥。他们耳听八方，眼观四面，小心地不被别人注意到，他们早在入伍之前便已练过了匍匐前进，爬树翻墙都难不倒。女人集中的住宿区域不管有多么严密的防守，都挡不住那双双炽热的眼神。

你可别以为他们做的事很无聊，浪费了时间和精力。你错了！男人就是在这样的成长过程中锻炼出无比的勇气，不畏一切艰难。他们也借着在不同条件和环境下的长期练习，达成手脑脚的协调运用，头脑敏锐，肢体灵活。他们更发展各种各种技巧和辅助工具，从潜望镜到红外线望远镜，还有临场的随机应变，能把小小的铁丝竹棍转化成最有效的突破武器。

男人最初的冲动或许只是偷窥，但是这股冲动却为他们提供了最好的基本训练，强化他们的好奇心和锲而不舍的决心，给他们多样的机会练习如何就地解决问题。这些基本的全人训练在日后的学业、事业、求偶等竞争场域中都会派上用场。

真正在无聊中成长的是女人。

有哪个女人从小就汲汲营营、想精想怪的窥男性呢？有哪个女人有那么强的动机，经常维持高度的主动和灵敏，以便伺机观看男性呢？有哪个女人会不断拓展疆域，不管远近高低，

一味研究技巧，创造窥视的机会呢？有哪个女人是浑身冲动，大量消耗体力，以不惜血本的无畏精神追逐男体呢？

从这几方面来看，守候偶像歌手的青少年们倒有那么几分像窥视女体的男人。只可惜她们的目标太单一，练习的机会与多样性都太有限，要是她们也逐步发展出色情狂般的精神，倒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至少她们的直截了当，大胆表达，已经在发展自主性上远远超过了比她们年纪大的女人。她们在疯狂舞蹈及拥吻偶像的激情中，也达到了某种程度的身体解放。在这些方面，她们显然是成年女人的榜样。

不过，以大部分的女人而言，生活是低能量、低活动、充满等待的。这种柔弱比起男人的高能量、高冲力来，实在有天壤之别。

男女都是有欲之人，为什么女人没兴趣观看男体，男人对女体却百看不厌呢？

让我由台湾的两性身体逻辑切入这个现象。这个逻辑我们姑且称为『看与被看的身体情欲赚赔逻辑』。

这个逻辑有一些基本的前提，我试着列举如左：

- 前提一：不管进行观看的主体是男是女，值得被看的永远是女体。
- 前提二：女体上值得看的只有那三点，其中又以最后一点最难得。
- 前提三：男人看到女体是赚，如果自己的身体被女人看到也是赚。

前提四：女人的身体被看到是赔，如果自己看到男体也是赔。

这个逻辑的基本精神在于：男人无论如何都赚，女人无论如何都赔。换句话说，情欲的流动其实被男强女弱、男进女退、男爽女亏的不平等权力关系所渗透，因此只要是情欲有流动，它的运作及效果都会受到两性的不平等权力关系所左右。

事实上，这个情欲逻辑根深柢固到一个地步。对许多人来说，连经济实力也颠它不破。让我举个实例，以前只有男人有钱玩女人的身体，享受女人的伺候，但是现在有不少女人也开始有经济实力，市场于是为她们预备了星期五餐厅、星期五舞厅、星期五俱乐部等等场所来满足这些女人的情欲需求。可是有许多女人虽然十分想去，心里却总觉得有点不情愿。关键倒不是牛郎的价码太高，而是女人觉得，即使自己掌有主动权，可以用大爷的身分、气势、优越来吃牛郎的豆腐，占男人的便宜，但是实际上她觉得伸手这一摸反倒让自己亏了，牛郎不但赚了钱也占了便宜。

在这里运作的力量是：女人情欲流动，摸了牛郎一把，应该在情欲上形成爽，但是她却觉得爽的是被摸的男人。因为，赚赔逻辑里面的两性权力关系早已预先命定，男人和女人身体的碰触或甚至只是观看必须是男人有得女人有失的结局。

由于两性权力不平等的大原则充分渗透我们的情欲文化，因此女人总觉得情欲的流动不是好事：男人的情欲流动经常对她形成性困扰，她自己的情欲的流动则容易使她失控而做出

『不明智』的決定，因此她覺得必須小心看管(也就是壓抑)自己的情欲和身體。

更糟的是，在身體的賺賠邏輯之下，兩性的心理及行為模式有了極端的差距：男人勇往直前，反正橫豎是賺，多賺总比少賺強；女人則退縮自保，反正會賠，小賠总比大賠好。

為了了解男人賺了什麼，女人賠了什麼，我們得先進一步來思考這個賺賠的原則到底建立在什麼基礎上。

這個基礎就是一夫一妻制婚姻的交易本質。在我們這個由男性主導的父權社會中，女人必須歸屬某個男人為妻，以身體以及身體可以執行的各種功能(如性交、生育、家務勞動等)來交換一個長期的、穩固的社會位置(即名分)。這種交易是一夫一妻(甚至多妻)婚姻制度的真正意義，而我們目前熟知的愛情只是這個交易的一部分活動，甚至有可能只是美化劑而已。

如果這個制度要繼續運作，如果女人要維持她的交換價值，她就不能自給，不能只因為自己喜歡就提供身體及服務功能給男人。因此，社會常規教導女人，她必須等男人提供婚約(代表穩定關係及名分的正式文件)、愛情(有可能引至婚約的預備動作)、或者至少金錢或物質享受等等條件之後再進行交易(『給他』)才是道德的。社會常規也教導男人，他必須付上某種代價(『承諾』、『負責』)才能得到女人的身體以及這個身體的有用功能。有條件的男人換得到而且還有得選，條件差的男人就只有去落后地區低價碼的市場上進行交易了。

不管是男人女人都成长的过程中一点一滴的由周遭的文化习惯、道德风气、和资讯管道学会了这个交换的制度。既然女人的身体有价码，女人不会轻易许人或任人观看，因此，男人若是可以免费看到那个肉体上靠近重要部位的一分一寸，何乐而不为？男人当然要大喊『赚到了！』想想！我没有付上社会价码，却得以在视觉上占据别个男人付上代价才能得到的疆土，爽哉！如果还能摸到，那就不必说有多赚了。

反过来看，女人的身体既然有价码，是将来要交换人生目标和人生幸福的，因此，若是在末进行交易的情况下被男人使用或占到便宜，她自然会觉得『亏了！』为了避免亏损，也为了保障她『一生的幸福』，女人小心翼翼的守护着自己的身体，冻结自己的情欲，以免不小心而失足。

女人的身体若是在末交易（未婚、或没有感情基础、或对方尚未承诺的情况下）交付男人，她自己会觉得亏，但是等下我要指出来，这种怕亏的保守心态事实上终究造成女人在另一方面的大亏。这是后话。

由于是个赚赔的逻辑，我还得再提出两个重要的原理。

第一，有赚总比没赚好。

赚是无关个人身分地位的。男人不会因为上了年纪，有了地位，或者恋了爱，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女人可看之后就不再观看别的女人。他不会因为刚刚做完爱就放弃送到眼前来的

春光乍现。即使他搭乘的飞机正在失速下降，他也不会放过注意摔在走道上的空中小姐穿了什么颜色的内裤。

反正，不来自不看，看了有得赚。

第二，多赚总比少赚强。

这里的多赚不但包括次数多，也包括不同的女体要多。因此，男人不会因为隔壁的大姐出浴天天可看就不再开拓新疆土，他不会只挑某种姿色、某个年龄层、某种气质的女人身体才看。他的眼光就像最灵敏的猎狗鼻，一有暴露的女体出现，便会立刻调对频率。

反正，有看就有赚，不论谁都看。

由这两个原理来看，在我们这个由赚赔逻辑主导的文化里。男人不是因为个人特别好色或者道德特别堕落才有冲动窥视女体。许多女人想不透为什么她们的男友或老公对她们山盟海誓，但是一有漂亮的或暴露的女体出现，他们立刻如影随形的行注目礼，而且明显的情欲流动。女人一看到这种景象总是心中大怒或者吃味，觉得男友或丈夫不专情。

其实，对不同的、新奇的女体的高度『性』趣和个人的操守无关，而和我们组织社会，规划角色，分配权力和资源的方式有关。这个社会规划把男人放在主动的、占有的、征服的——也就是『赚』的位置上；把女人放在被动的、被掠夺的、被掌管的——也就是『赔』的位置上；然后再在男人女人中间建立起冗长复杂的讨价还价过程（又名求偶过程）。

在这个社会规划之内，在男人位置上的人『很自然的』以拓展疆域为志，随时盘算着如何赚，在女人位置上的人则『很自然的』以自保为要，时刻提防亏损。这种态度和力量上展现出来的差异又倒过头来继续支持我们现有的性别分工和性别歧视，巩固现有的赚赔逻辑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可见支配我们身体和情欲的赚赔逻辑是性压抑和男女不平等制度的共同产物。

看到这里，你可能要问：我要怎么做才可以少赔呢？

（恕我不回答要如何才多赚，这个男人有兴趣的问题，找答案者请运用自己的创意和『胆识』。）

很多人是这样回答的：你应该好好守护自己的身体，不要暴露，不要乱走动，不要把自己放在把持不住的状况中，避免『一失足成千古恨』。你有耐心，守住自己，自然会找到一个值得你托付终身的人，这样就可以少赔了。

不过，别忘了我前面分析过，如果两性不平等的权力逻辑不变，如果它继续渗透我们的情欲生活，那么，在女人的社会位置上，你是稳赔的。

就算你每天把自己包得密密实实的，绝不和男人有任何接触。也不给他们机会窥到什么，你还是阻止不了他们用色情的眼光透视你的防范，把你剥个精光，用想像力占有你的身体——男人是绝对有这个本事的，这是他们锻炼高度想像力的另一途径——谁叫你的身体有价

码，又只和出得起价的男人交换？那么，没能力交换或不想交换只想白看的男人当然乐得白看、白想。

让我指出一个残酷的事实：这个把女人放在稳赔的位置上的赚赔逻辑之所以能够存续，正是因为女人有这个少赔的心理。这怎么说呢？

男赚女赔的关键在于女人的身体有价码，有价码的意思就是说在某些社会交换条件下——如爱情、婚姻、金钱享受等等——才把身体交给男人，而这此二《换的条件其实都可以转化成某种形式的经济关系（爱情只是相处的时间与精力的抽象结果）。

女人要少赔，就是不给，不随意外交换的意思，也就是继续把自身放在交换的天平上的意思。只不过『少赔』坚持的是天平上对应的筹码大一些而已。『我一向守身如玉，别的男人连碰都没碰过，看都看不到，当然处女是比较可贵的。』可是这种『执着』却使得赚赔的逻辑又再一次得到认定和巩固，女人还是在赔的位置上，她的情欲仍然不得自在的发展。

那么，你要问，有没有可能不赔呢？甚至，有没有可能颠倒过来赚呢？

不管是别人看你或者是你看自己，想不赔或者想要赚都还是引用赚赔逻辑的尺度来衡量。只要女人相信她的身体还是要交换，只要她的身体还有价码，赚赔逻辑就还是完好无缺的继续把女人放在稳赔的位置上。

那么，就没有希望改变这个逻辑了吗？你沮丧的问。

对不起，没有——只要你按这个逻辑来思考自己的身体和情欲，只要你按这个逻辑来守护自己，等候终极的交换，当然就不会动摇这个逻辑。

事实上，当你正汲汲营营守护自己的身体，不敢发达自己的情欲以免『失控』，不敢涉足愉悦的活动以免『受诱惑』，不敢和男人营造情欲经验以免『亏损』的时候——你正在大亏。

你亏损的是自己的身体感觉以及由练习掌控身体感觉而来的自知与自信；你亏损的是愉悦的感受和伴随愉悦而来的开朗力量；你亏损的是勇于尝试、勇于学习、勇于历练的自主能力；你亏损的是自发的创意和自得的活力——这些对你的人生真正有用的东西才是你在身体的赚赔逻辑之下真正大大亏损的。

那么，我要怎么样才能不在这个逻辑之下运作呢？女人还有希望吗？你急切的问。

当然有，而且希望愈来愈大了。

因为，我们中间已经出现了愈来愈多有气魄、有实力、根本不用交换的女人。她们在两性关系中拒绝玩赚赔的游戏，拒绝按照赚赔逻辑来支配自己的身体和情欲，她们有些甚至不自我限于异性恋的情欲模式，她们只追求多样性与多变性，尝试不同的伴侣和随意自在的性关系，累积各种资源来营造自主的、多元情欲的爽快生活。

你不要忘了，交易的模式之所以成立，女人的身体之所以有价码，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是个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当女人没有终生志业的期望或训练，当女人只有在婚姻制度中才有社

会身分(某男人的母亲、姐妹、女儿、妻子等等)，当女人的心理和情感都被调教得柔弱而依赖，她们的力量和气魄都单薄退缩的时候，女人当然只得按着身体交易的游戏规则来活。

可是，当代的社会是个变迁中的社会。女人受教育和就业带来了经济独立的契机，妇女运动在各个社会层面上的努力为女人打开更大的生活空间。在这种有利的客观形势之下，女人还受困于交易及赚赔逻辑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从这个角度来看，不用交换，不用赚赔逻辑的女英雄们就成了我们冲破最后藩篱的先头部队。

这些自主性很高的豪爽女人开创出了女人的新典范。她们不会像保守心态的女人那样，把一生目标寄望于长久但平淡的爱情，或是稳固但呆滞的婚姻。豪爽女人要的是没有牵连、没有捆绑(因此不必考虑交易是否划得来)的自由相会，她们要的是来去自如的短暂聚首。如果她们喜欢某人(不管是男人或女人)，愿意多待一阵子，或者待更久一些，她们也不会因为这个关系而自我阉割情欲。她们最讨厌的是那些拚命想用一生的承诺捆住她们的行动的纯情男子，那些想要她停驻下来僵滞一生的男人。

你可别以为豪爽女人一定是承受了比较少的性压抑才会如此。不，豪爽女人和保守女人所受的性压抑强度是一样的，只不过她们处理性压抑的态度不同。保守女人按规则玩，而豪爽女人不用游戏规则。

对不用赚赔的女人而言，在情欲的事上愈多样就愈好，各种男人女人是她们累积经验、

探索人生可能性的样品。由于追求多样多变，她们并不考量男人的(交易)条件，只看对方的情欲本事，因此已经和女人交换过的已(订、结)婚男人也值得一尝，但是，她们绝不在这种关系中放弃自主性。不以交换为职志的女人也不屑于为男人压抑自我。

相较于保守女人，不用交换的女人发展出强烈的主动性和创意，热力四射的行走人生。她们可以和陌生人在宾馆激情一夜后，早上挂着包包毫无眷恋的走开，不为罪恶感或羞愧感阻挠她们的自我肯定。她们也勇于尝新，她们不会胆怯退缩，踌躇不前。她们两眼有神的逼视对手。要上床吗？去就是。

是的，不断增加的豪爽女人才是打败赚赔逻辑的主力。唯有她们才至少在主观上已放下少赔或不赔的保守心态，唯有她们才能愉快的、自主的、不带交换条件的说『我要』，因此她们说『不』的时候绝不是为了终极的交换进行讨价还价，而是真正的自主的『不要』。豪爽女人在自我意识上是非常强悍的，在精神上是非常自由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或许也比较了解为什么所谓的『好女人(也就是坚持少赔的女人)会憎恨所谓的豪爽女人(也就是不用交换的女人)。因为在肯定并执行自主的解放意愿时搞坏了交换市场上的价格机制，她们所说的『我要』为好女人寄望的终极交换或者已完成交换带来极为不稳定的变数。她们正是那些会引诱男朋友或丈夫背离交换约定的『坏女人』。

妙的是，在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经济独立之外，豪爽女人是另一个重要的力量，有可能改变好女人『稳赔』的命运。而且豪爽女人在追求享受情欲的同时，也锻炼出一股强大的、好女人梦寐以求却无从培养的自主性和活力。

可是，你满脸狐疑的问，个别豪爽女人不用赚赔逻辑又有什么用？搞不好只是赚赔世界中『白给』的傻子。

如果豪爽女人只是『白给』的傻子，完全不搅乱赚赔逻辑，那么我们的社会该不会介意她们的存在与活动；但是事实上，豪爽女人经常遭受严厉的指责与冷酷的放逐。这显示她们的作为必然干扰了赚赔逻辑的运作及合理形象，勾动了性压抑之下的情欲暗流，因此她们才会遭受父权制度的打压。

这么说来，由于豪爽女人扬弃了一夫一妻的父权性道德，开创了新的、有利两性平等的性道德，她们可以说是我们新一代的女圣人。对抗父权体制的妇女解放运动，因此应该联结豪爽女人，把她们目前的个人生活方式转化为集体的抗争。

不管是以颠覆赚赔逻辑或是开拓自主性而言，豪爽女人都是好女人的榜样，是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盟友。当妇女运动展开对父权体制的全面挑战时，豪爽女人的气魄和胆识提供正面积极的模范，帮助女人建立新的、自主的生活方式，打乱赚赔逻辑的阵脚，展现女性情欲自主的新天新地，而妇女运动所提出的情欲解放论述则为在性压抑社会边缘游走的豪爽女人

提供组织的、正当化的力量，建立结盟的论述场域，联手打击那个压抑女人、限制女人的两性赚赔逻辑。

正是，豪爽女人，女人好爽。

情欲解放，女人解放。

